

宋景詩历史調查組調查

宋景詩历史 調查記

陈白塵撰述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宋景詩历史調查組全体調查人員名單

阿 甲 賈 霽 翁偶虹 景孤血 王燕飞 吳南青
祁兆良 吳 青 郑白濤 栗小鍊 陈白塵

宋 景 詩 历 史 調 查 記

宋景詩历史調查組調查

陈白塵撰述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850×1168公厘1/32·印張9·插頁10·字數19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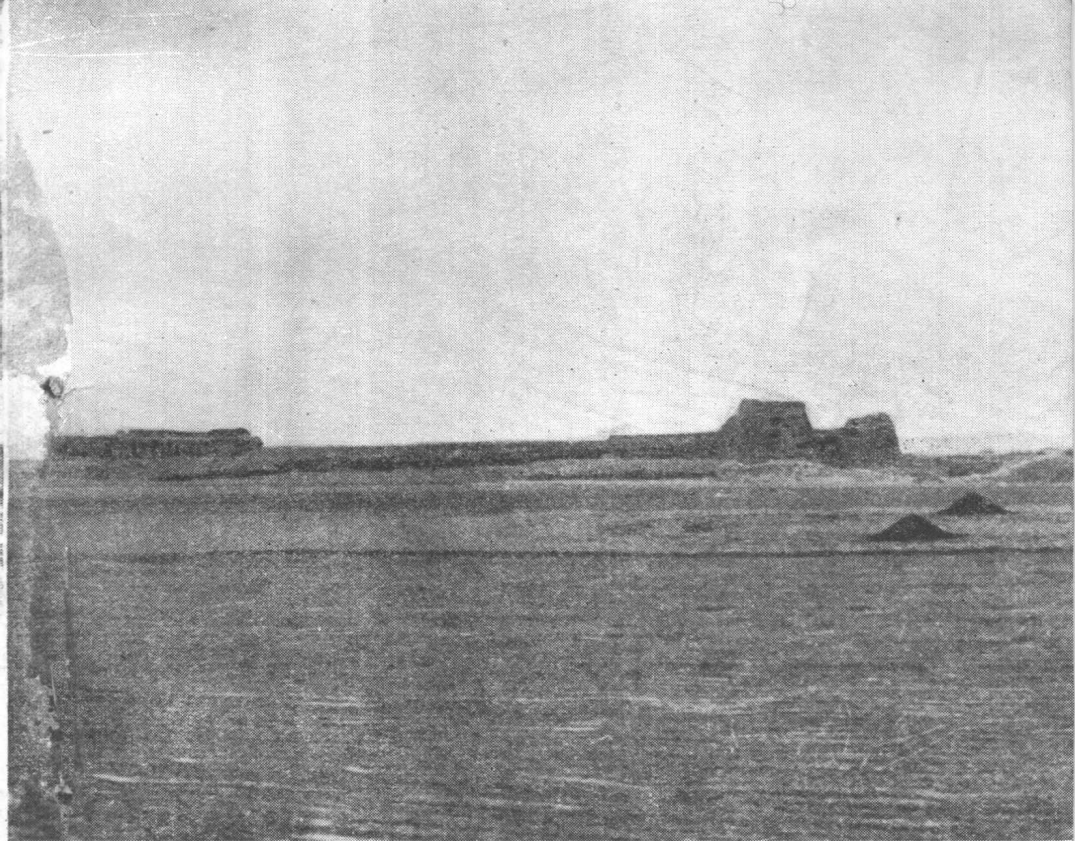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5,000 定价(7)1.10元

統一書号11001·144

封面設計者：張啓亞 校對者：良榮娟等



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出生地——山东堂邑县城西北五十里的小刘贯庄。
这是黑旗军起义时所筑的小刘贯庄土圩遗址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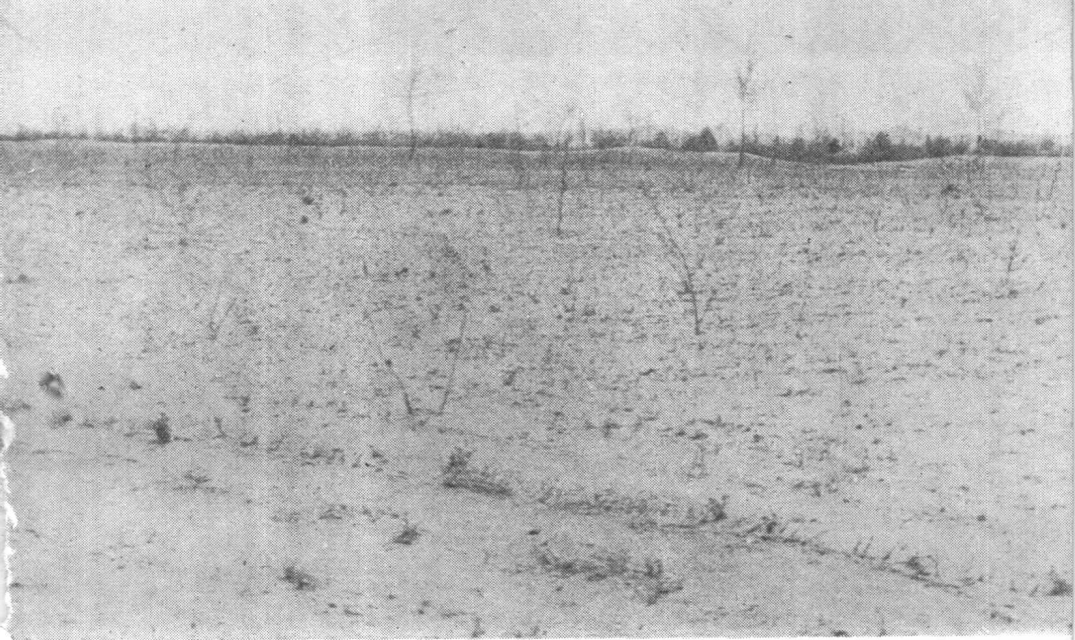
土圩遺址外面的护城濠。



当日小刘貫庄內有一口专供黑旗軍飲馬的大井，
調查組人員和当地农民站在古井遺址的周圍憑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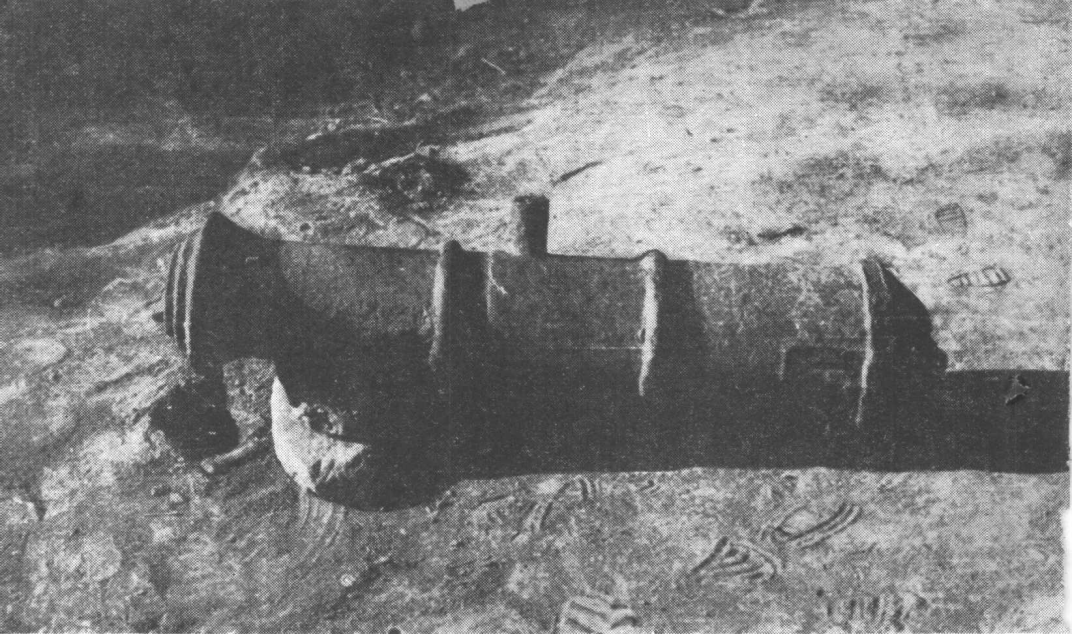
旧日的小刘貫庄在黑旗軍撤退后被僧格林沁平毀了。
这是今日的小刘貫庄。



崗屯附近貧瘠的沙碱地(沙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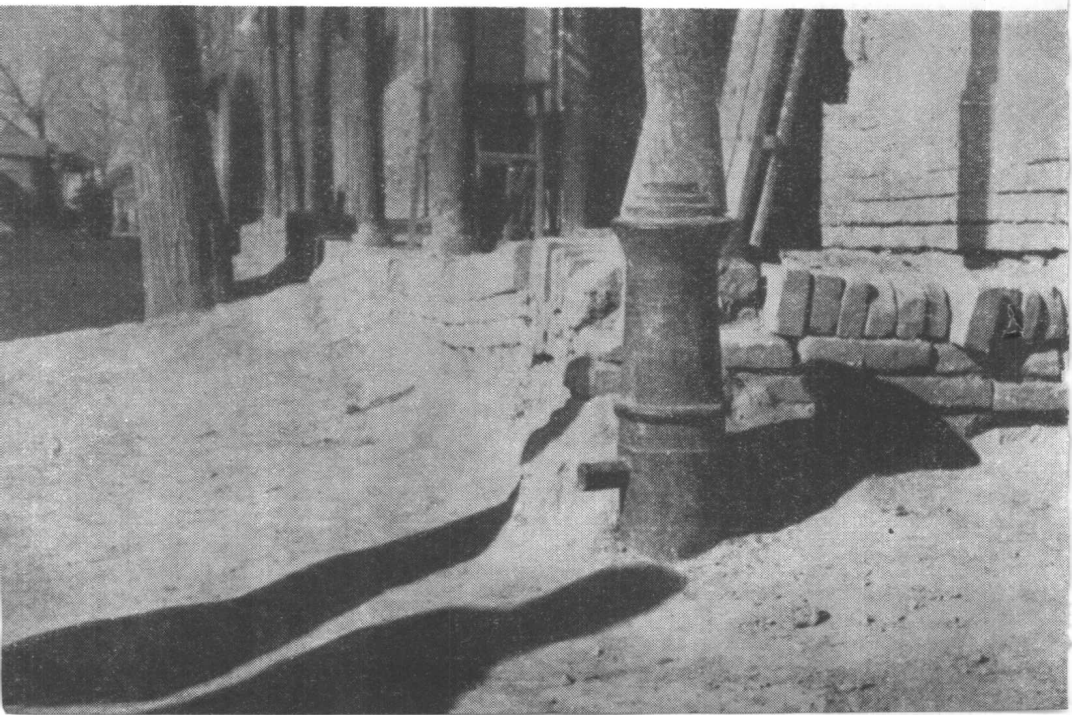
柳林牙子的門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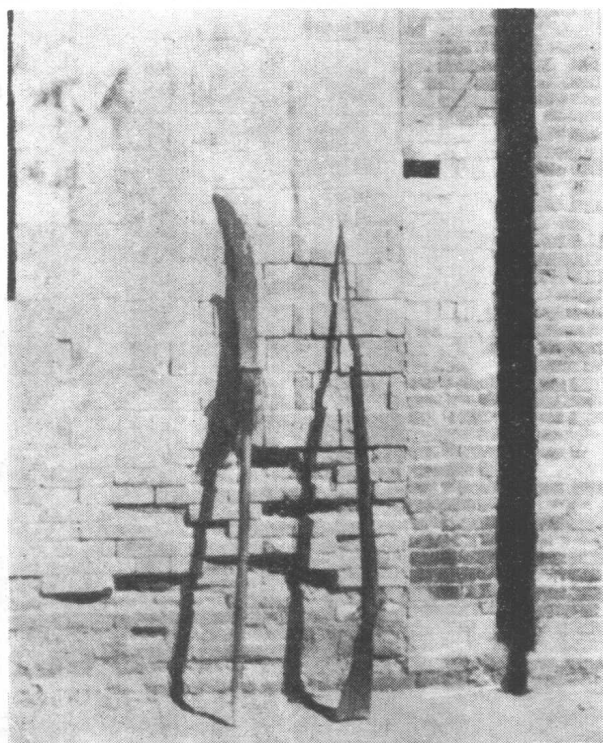
柳林永清团所用的铁炮, 现在躺在柳林街上。

另一尊铁炮, 站在柳林一家茶馆的门口。





与黑旗軍作战时，僧
格林沁在此督战的
武庄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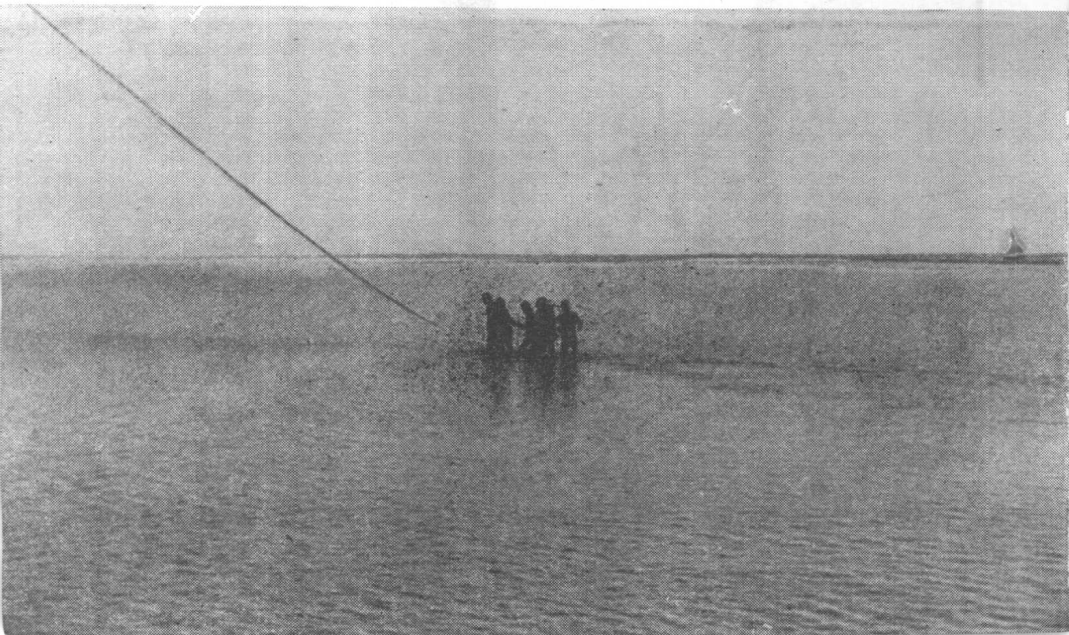


左边是黑旗軍使用的
武器之一——双手
带。右边是僧格林
沁洋槍队所使用的
英国造洋槍。



黑旗軍撤退后，僧格林沁屠洗了上百的村庄，岳庄附近九聖三义庙里一塊明万历年間庙碑也被砸成三段了，因为那碑文上有几个姓宋的。

白蓮教五大旗和黑旗軍撤退后每每退入黃河水套地带潜藏。
这是調查組由寿張去鄆城途中所見的黃河。



前 記

一九五一年七月，“武訓历史調查記”發表后，广大讀者群众对于和武訓同时代、同地方的农民革命領袖宋景詩激起了無限热爱。許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黑旗軍的英勇事迹，許多人更要求以电影、戏剧等文艺形式来表現他們的历史。九月初，在周揚、邓拓、李进等同志的指导与鼓舞之下，“宋景詩”創作組成立了。当时参加的人有馬少波、虞棘、黃芝崗、錢宏、賈霽、范鈞宏……諸同志和我。我是从上海赶来参加这工作的，便以两个月的時間，对当时所已搜集的資料做了初步的研究、整理工作，把宋景詩及其黑旗軍以及白蓮教五大旗整个革命活动編排了一个約七万字的大事記。根据这些資料，举行了几次座談会，邀請在京的历史学家們出席指导，帮助我們研究、解决了若干重要的历史問題。十一月間原打算出發到山东进行調查的，但文艺整風接着“三反”，一連两个运动把我們計劃推迟了。到1952年3月，我們准备出發时，創作組的同志們除了賈霽和我，又都因公、因病抽不得身；于是又調兵遣将，由阿甲、賈霽、翁偶虹、景孤血、吳南青、祁兆良、吳青、郑白濤、栗小鍊等同志和我重新組成一个“宋景詩历史調查組”。于三月中出發，前往平原（今山东）聊城专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調查。王燕飞同志以平原省文联的主人身份也参加了調查組。我們以崗屯（~~宋景詩的家乡~~）和黑旗軍的大本营所在地和柳林（反动地主的頑強堡垒）为中心，用了三分之一時間，分成两个組到四个組，調查八里河大集鎮周圍

的五十余村庄。然后分成两队，以二分之一的時間，分別調查了堂邑、冠县、莘县、聊城、清平、临清、館陶八县所屬的百余村庄。最后两队会合，同到荷澤专区，調查了歼灭僧格林沁的曹州大战所在地高楼寨周圍的十个村庄。总計調查了八个县，一百六十三个村鎮，七百二十四位老人，記錄了原始談話材料（除重复外）約十八万字。五月半返京，調查組一部分同志以两个月時間对这十八万字材料进行了分題整理工作。这时中国戏曲研究院資料室同志們在黃芝崗、杜穎陶二同志指导下，已經把所搜集的三十余万字的历史資料都制成了卡片，这不仅仅便利了我們的研究工作，而且給予我們以極大的鼓舞。面对着这来自两个方面的丰富的資料，我們不由地起了一个頗不自量的念头：想在創作戏剧与电影之前，深入而細致地研究一下这全部資料，互相結合、參照着，先写出一部“宋景詩历史調查研究报告”来。我們以为經過这样系統的研究，戏剧和电影的創作才能有保証。这就是关于本書的最初的一个計劃。

但戏剧和电影的創作，都在生产任务的催逼下，迫不及待地被要求出籠了。于是人員星散，分头編写剧本去了，調查組再也無从集合。我虽然在十月間写了一篇題为“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詩及其黑旗軍”的文章，作为这本书的一个提要發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不过是对广大讀者迫切要求的一个簡要的答复。（附帶說一句，这篇文章中有若干論断，根据現在研究結果看起來，是有錯誤的。）而这本書的本身計劃却擱淺了，而且一擱就是四、五年。但四、五年來，这个未完成的計劃，对我又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負擔。

首先，我們最初之所以敢于有这个念头，也是因为我們所調查到的历史材料，远远超出于我們所估計的、也超出于我們創作

所能容納的那么丰富。这些史料不仅提供了很多的文艺創作的素材，它对于近百年来农民革命运动历史也提供了許多可寶貴的、也較為翔实的資料。它是农民群众以鮮血写下的历史財富，它不應該作为少数人的私藏，更不應該长期塵封在我的案头。

其次，“武訓历史調查記”中有关宋景詩历史的部分，其材料主要来源是得之人民的傳說；但其后出版的、發表的一些有关宋景詩和黑旗軍历史的著述，大抵是根据清政府以及官僚、地主們所修官書材料进行探討、編纂的。对于这些史料，許多讀者正和我們調查組同志們在出發以前一样，是存在有怀疑的。其主要問題就是宋景詩的投降。宋景詩投降胜保这一事实，其具体情况异常复杂，其經過又極其迂迴曲折，仅仅根据这些史料（尤其是根据其中一部分）是很难判断其真偽的。据我們对宋景詩和黑旗軍这一时期前前后后的全部活动的調查結果来看，認為它自始至終是个假投降。但如果不公布这些調查結果，又如何能够為宋景詩及其黑旗軍洗清这些历史呢？

最后，京剧“宋景詩”的創作沒有获得預期的成功，电影“宋景詩”也多灾多难，迟迟未能問世，（感謝导演的努力，在这本書出版的时候，大約总可以出世了。）推究其原因，是同研究工作迟于創作工作有关的。我也随时总想亡羊补牢。

在这三重負擔之下，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我异常吃力地把它勉强写了出来。調查組同志早經星散了，讓我独自担負这个任务，自然吃力得很。資料虽然很多，到应用起来又嫌其不够；更由于自己对历史这門學問是門外汉，对于这些資料缺乏分析能力，使用起来自难得得心应手，勉强連綴成篇，自然說不上什么研究了。为了名副其实，我把它題名为“宋景詩历史調查記”。

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吃了不少不自量力之苦。在叙述的范围上，首先碰到难题。黑旗军先后两次起义，都与白莲教起义密切相关，要说清楚黑旗军历史，就得先弄清楚白莲教历史；同样的理由，也得深入研究一下黑旗军与捻军、太平军的关系；敌人方面特别是胜保的历史也应该加以研究。……我也曾企图这样做，但力有所不逮。资料掌握得还不够，历史知识和分析能力更不够。因此，叙述的面虽广，内容不够充实。有些章节，如关于张锡珠的再起义，只是综合复述官书记载；有些重要关节，如宋景诗黑旗军参加捻军以后的历史，只好留下空白；有些问题，如宋景诗在归化城的活动，只好悬而不决，暂作为附录存疑。——这些地方只有请求历史学家和读者补充、校正。

在史料的去伪存真工作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对于农民传说中明显的错误和一些落后的看法，我是知道舍弃的，但有若干史料我不敢随便扔去，因为我相信“宁滥毋缺”，所以有时不免庞杂。官书和半官书中宋景诗材料最多的是“山东军兴纪略”、“剿平捻匪方略”、“东华续录”、“清穆宗实录”等几部，但它们之间记载各有分歧，有时颇难判断。我以为“山东军兴纪略”虽然是丁宝楨幕僚所编纂，但它除了对于丁宝楨的歌颂每每夸张失实以外，较之其他几部书还是比较翔实的，因之在引用官方材料时以它为主，而参考其余。我所引用，错误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更希望读者、史家加以教正。

但我之所以敢于将这本书付印者，因为它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构成本书的最最主要部分的农民传说材料。它的本身是极其丰富、无比真实而生动的一部历史。他们——这些出身贫、中农而年已耄耋的老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无知无识所谓没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所共同提供的这部史料，却推翻了、纠正了官书中

許多偽造和錯誤，許多被掩飾、閹割的歷史也由它得到了補充，若干死材料也由它而變成活的歷史，很多看來無意義的事件因之得到了說明，一些疑難問題也因之得到了解答。沒有他們，宋景詩及其黑旗軍的真實歷史勢必湮沒，他們是農民歷史的保護者，也是農民們自己的歷史家。而他們是如此忠实地保存這些史料的：他們雖然沒有親身目睹，但代代相傳，大都還保持最初傳說者原有的內容。他們要末不說，凡說必有所本，不粉飾，不隱造，不誇張，更不隱諱；他們甚至於保持了最初傳說者原有的語句、語法和語氣，因而也保持了一定的歷史風貌。這更是死的歷史書本所難以保存的，我不能不在此向這群老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祝福。

在調查工作中，如果沒有當地黨委和政府機關的全力協助（還有他們的殷切的接待），我們的調查任務是根本無法完成的。我們此刻不能不想起聊城地委會和專署、荷澤地委會的許多同志們，特別是王維群、馬景漢、張新村、司洛路、周海舟、李秀諸同志，是他們保證了我們調查工作的勝利完成。我們也不能不想起堂邑、莘縣、冠縣、館陶、臨清、聊城、清平、荷澤各縣以及其各區的負責同志們具體的幫助。當然，我們更忘不了一百多村莊的村幹部們，是他們為我們邀請群眾出席，誘導群眾發言，才得以挖掘出這些珍貴史料的，更不要說對我們生活的安排了。——想起了他們，是很難用語言表達出感謝之忱的。

自從本書的提要發表以來，直到這本書寫成，曾得到許多同志的大力幫助。西安的李靜慈同志特地為本書寫了一篇資料；呼和浩特的榮祥同志和北京的吳高明同志為我們提供了宋景詩在歸化城活動的線索；北京王利器同志親自為我抄錄資料；提要發表後好多讀者來信指出文章中的錯誤；榮孟源同志對於這本

書的写成更給予我極大的幫助和鼓勵；在此對他們表示我深切的感謝！

我最后要感謝前邊所提到的，指導、參加、協助過這一工作的許多同志。不僅止這本書；連同電影和京戲的劇本，都是因為他們的指導和協助才得以完成的。我還要感謝調查組的全体同志，他們不僅在整理資料工作中為這本書打好了基礎，對本書的初稿又提了許多寶貴意見，使它在出版之前，就得到修改訂正的機會。

.....

停住吧，我不該在這兒寫我的感謝信。但我的意思是想說明：這本書不是我個人的著作，它是上千人所集體創造出來的。

陳 白 塵 1957年4月1日北京。

目 录

前 記

第一章	魯西农民的抗粮运动	1
第二章	宋景詩	13
第三章	劫牢反獄——魯西农民起义的信号	24
第四章	魯西农民大起义	33
第五章	白蓮教及其五大旗	45
第六章	五大旗与清軍的战斗	59
第七章	边打边談	71
第八章	“招撫”真相	85
第九章	魯西农民再起义	96
第十章	宋景詩在河南、陝西	107
第十一章	黑旗軍第二次起义以前	119
第十二章	黑旗軍与地主民团的斗争	130
第十三章	黑旗軍的抗清战争(上)	152
第十四章	黑旗軍的抗清战争(下)	166
第十五章	魯西人民的子弟兵	180
第十六章	“黑旗走了!”	194
第十七章	曹州大战与宋景詩的下落	210
附录一:	黑旗人物志	226
附录二:	有关宋景詩历史的歌謠与戏曲	260
附录三:	关于赵老同与宋景詩	265
附录四:	宋景詩历史調查組采訪地名、人名录	270
附录五:	本書参考、引用書目	279